

元城先生

集

三

盡言集卷第七

論謝景溫權刑部尚書不當

右臣竊聞除謝景溫權刑部尚書臣近覩吏部
關到本月十八日勅節文六曹尚書並置權官
俸賜依侍郎守法新制既下衆謂未安臣竊惟
用人之法固有資級是以兩省卿監之中擇久
次者以為侍郎侍郎久次而為尚書尚書久次
而選執政歷試於職足以見賢議者比患兩省
卿監難得資高之人故向者立權侍郎之制約
用音日三司副使序任之二年取旨正授所

以重近臣之選艱其進用之跡也尚書之官則異於此位既崇重即亞執政若才德兼茂資望並隆處之八座乃為宜稱况隨其階職之高下已有行守試之定規苟未得其人則官不必備兼自來諸部之無長官者止命侍郎主行未聞妨闕又先朝建官以來除吏戶之外他曹尚書多不並置今朝廷創為新意特設權官搢紳之間極有異論皆謂必將援引資淺望輕不協輿議之人假此籍口欲以弭謗臣方欲具士大夫之言上達聖聽乞罷新法以杜僥倖而遽聞景

溫除目則衆人所料果為不繆按景溫在

先帝時為湖南安撫使附會章惇乞於徽城等
州建置城塞以開邊隙十年之內所費不貲湖
南湖北及廣西並邊之地常被殺掠無有寧歲
蠹國殘民莫此為甚近日朝廷知其無益有害
已令廢罷渠陽等軍而景溫係首事之人未聞
議罪今反召用何以示懲况景溫昨治開封殊
無善狀方二聖臨御之日輒以穢惡公事上
黷天聰止令罰金已免斥逐又自高陽關將帶
女巫置之都下景溫僥覲大任日使子弟就其

家考問以至崇此妖人目為聖母輦轂之下惑
亂衆聽及以婢妾之子用為左右之吏輒恃勢
以醉毆人景溫殊無畏憚而不問遂致言者彈
劾出之近藩然是時景溫親黨方據權要故知
蔡州未幾即徙潁昌既又擢守成都而偃蹇不
行無人臣恭順之禮 陛下過示包容不加黜
責猶從其請改守揚州故其後王安禮被命守
蜀不能無辭攀援景溫以為比例意謂朝廷既
已聽景溫之免則必難加罪於已然猶以人言
之故遂有宮觀之命安禮之前執政辭則尚得

宮觀景溫以兩制辭則不失名藩物論喧然為之不平在揚未久又不因省部闕官忽有今日不次之擢陛下詳此數節則景溫詔除之下能允公議乎伏望聖慈特垂省察速降旨揮收還景溫之命且與外任差遣仍詔三省罷尚書權領之法以塞濫進之門

第二

右臣近嘗論列除謝景溫權刑部尚書不當今踰半月未蒙施行按景溫天姿姦佞素多朋附熙寧中王安石用事之日擢為知雜御史是時

蘇軾方忤安石景溫迎合其意輒具彈奏謂軾
丁憂歸蜀乘舟商販及朝廷下逐路監司体量
事皆無實章惇以開拓疆土不次進用景溫為
湖南安撫使又欲附會遂乞於徽城等州建置
城寨一開邊隙今已十年有不貲之費而無秋
毫之利徒使湖南湖北及廣西接境州縣常被
蠻寇未嘗休息止為進身之計不顧國家之患
附上罔下孰甚於此 神宗皇帝初行官制首
用景溫為禮部侍郎時王安禮任尚書右丞乃
景溫之妹婿諂諛事安禮陰刺上意一日奏疏指

陳邊務其言皆先帝近日與大臣謀議幾微之論景溫借為已說徼幸稱旨緣所論之事非他人所能預聞上既疑安禮漏省中之語又恕景溫交結執政遂以本官出知潭州緣景溫與韓維韓縝正是姻家元祐之初縝為宰相首自高陽召歸亟加職名尹正京邑及嬖人子弟縱酒犯法景溫釋而不問為臺察所糾朝廷送大理寺取勘方正其罪又於瀛州以女巫自隨置之都下日令子弟考問禍福小人乘勢惑亂愚民又為言者所發而韓維方為執政遂薄其責

止罷開封出知蔡州魯未席煖復徙潁昌旣辭
成都之行仍竊楊州之鎮中外之論固已不平
况顧臨見任刑部侍郎即是本曹元不闕官兼
先帝建官之初刑工二部尚書皆不並置今來
忽降新法創添權官搢紳之間往往竊議以謂
大臣將欲援引私黨故先更張此制而景溫之
名預為衆人所料蓋以執政之內有親有舊私
分深厚常欲提引是以權官之詔墨未乾而景
溫之除書已下使朝廷威福之柄可以為人窺
測甚可懼也近者高士英除權工部員外郎

陛下猶以為因人撓法別授差遣今執政欲引親舊而先改國制五日之內首擢景溫上不能奉承陛下之美意下無以慰塞多士之公言僥倖既開進者日濫臣雖愚暗實為聖朝惜之伏望陛下詳覽臣奏速降旨揮收還景溫新命依舊與在外差遣仍詔三省罷尚書權官之法庶存綱紀以抑僥倖

第三

右臣近嘗論奏謝景溫差除不當及乞罷六曹權尚書之制近日雖聞收還景溫之命而權官

之法未蒙旨揮不避煩瀆再具論列臣伏尋典
故都省令僕之次即列八座位貌崇重實垂執
政苟無其人則闕之不常置也 先帝命官之
初惟吏部之外它曹官長多不並建但以侍郎
主行未聞闕事考之前代亦不見有權尚書之
品而遽茲創立義實未安臣竊謂侍郎之資望
最深者真拜尚書自允公議今若加以權字即
是未應正除以不可假人之名授非所當得之
士欲望中外厭服堂陛尊嚴何可得也倖門一
開進者日濫臣雖愚暗竊為聖朝惜之况國家

經費不充正務裁省而反無名設官增益厚祿
則是朝廷政事自相違戾伏望聖慈詳此事理
明勅三省罷尚書權官之法貴無虛授以重體國

第四

右臣近嘗論列謝景溫除權刑部尚書不當比
聞已得聖旨別與差遣今踰旬浹未覩明降旨
揮搢紳之間皆謂景溫差除全出宰臣范純仁
之意竊慮九重高遠無由知外議之詳輒具開
陳上裨聽覽臣聞謝景溫與范純仁韓維素來
相結號為死黨而景溫姦邪附會罪狀極多臣

於前疏已略言之矣昨在開封又以私慝為言者所劾出知蔡州二年之間三易差任而貪進之心殊未厭足屢遣親密敦迫純仁直露私求欲得八座純仁勇於効力愛有所忘不恤人言先改國制近者忽降詔旨六曹尚書並置權官士大夫素知純仁與韓謝二族私分深厚見其無名變法逆料必引景溫五日之間除書果下挾情亂政一至於此且陛下用文彥博為平章軍國重事所總政目明有定格差除尚書已上自合同議昨者創立權官及除景溫彥博初

不預謀不知三省安敢輒廢定格議者皆謂呂
大防等明知不協士論而重違純仁之意是以
雷同詭隨不能拒止純仁旣已逼脅同列又欲
陵蔑彥博但令吏人以除目就第呈知未嘗稟
其可否意恐彥博沮難故不與同共商議止於
次日便具進呈彥博以外議沸騰遽出造朝遂
得追寢純仁尚忿形於色屢發躁辭且云待教
辞免即行寢罷彥博又折之曰此朝廷之事執
政豈可通私意教他辞免此語即時傳播聞者
無不駭愕純仁雖屈於正論而終欲遂非無故

遷延不追前命蓋欲景溫赴闕更為營求差遣以朝廷之公器為死黨之私恩有以見純仁事上不忠操心不正力進姦慝妄改憲章若不辨之以早異日必敗國事況純仁憑籍門閥素無他才矯情飾詐善取名譽久在閑局時以為賢一入樞庭固已改節 陛下即政之初罷青苗免役之法及司馬光久在病告純仁遽以國用不足為言復使州縣俵散青苗天下之人莫不疑惑光既視事爭於上前極言論列方得寢罷此事甚近 陛下當悉記憶光未薨半月之前

嘗與臣言純仁自為執政言行反覆陰懷顧望
止為全身之謀以名取人其弊至於如此蓋先
見其姦狀漸露心實悔之業已薦延未能遽罷
使光存至今日必不容純仁久處廊廟臣竊惟
陛下富於春秋 太皇太后陛下不出房闥政
事之柄仰成大臣猶是修明紀綱謹守法度之
日而純仁弃其素守背公向私非惟辜 二聖
委注之心亦以失天下具瞻之望伏乞 陛下
詳覽臣言博採公議若未欲遽行罷免即望常
加防察無使專恣浸壞朝政天下幸甚

盡言集卷七
貼黃

臣本欲上殿奏陳適會左右省並無
諫官拘礙文法不得獨對臣既當耳
目之任日聞外議喧騰不敢不具奏
知伏望聖慈詳察

第五

右臣伏自去冬謝景溫除權刑部尚書臣尋具
疏姦邪罪惡乞行寢罷伏蒙陛下特徇公議
外移鄆州近日閣門繳回告命而尚書省却令
進奏院遞付本官中外喧傳無不駭異臣尋考